讀通鑑論

衡陽王夫之譔

明帝

明帝即位之元年率百官朝於先帝之陵上食奏樂郡國計吏以次占其穀價及民疾苦遂爲定制迨後靈帝時蔡邕從爲上陵見其威儀察其本意歎明帝至孝惻隱之不易奪而古不墓祭之未盡也邕於是乎知通矣夫云古不墓祭所習古者自周而言之蓋殷禮也孔子於防墓之崩泫然流涕曰古不修墓其云古者亦殷禮也孔子殷人也而用殷禮示不忘故也然而泫然流涕則聖人之情亦見

矣殷道尚鬼貴神而賤形禮魂而藏魄故求神以聲坐尸以獻是亦一道也而其弊也流於墨氏之薄葬若通幽明一致而言之過慕而生哀豈非夫人不自已之情哉且夫謂神既離形而形非神墓可無求亦曰魂氣無不之也夫既無不之矣則亦何獨墓之非其所之也朝踐於堂事尸於室祝祭於祊於彼乎於此乎孝子之求親也無定在則墓亦何非其所在始死之設重也瓦缶也既虞而作主也桑栗也土木之與人異類而不親而孝子事之如父母焉以爲神必依有形者以麗而不舍也豈繫形之所藏曾瓦缶桑栗之不若哉墓者委形之處也孫者委形之化也以

務非其樂爽之故則皆非故矣以爲形之所委則特其具
之遺矣事尸之禮以孫爲形之遺而事之如生乃於其形
之凝而棄之於朽壞乎夫物各依於其類不得其類則以
類求之形之與神魂之與魄相依不舍以沒世則神如有
依不違此也審矣孝者生於人子之心者也神之來格者
思之所成也過墓而有哀愴之情孝生於心而神即於此
成焉且也是形也爲人子者寒而溫之暑而清之疾痛痾
癢而抑搔之事之生平一旦而朽壞覆之曰有尊形者在
崇其情恕其道過高而亡實莊也墨也皆嘗以此爲教而
賊人惻隱之良雖爲般道自匪般人何爲效之哉子曰其

政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損益於禮之中而不傷仁義百世之後王者有作前聖不得而限之矣故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執古禮以求合抑情以就之易之屬也情有所不忍雖古所未有而必伸戚之屬也守章句以師古者又何識焉

明帝永平三年以左馮翊郭丹為司徒郡守入為三公循西漢之制也而尤不待內遷而速拔之以升其後邢穆鮑昱皆以太守踐三公之位其重吏事也甚矣是道也以賢郡守使勸進於治理重其權而使安於其職則得也若以為三公之選則有不貴於此者何也道者事之綱也天下

者御之術也門事而治之目與綱並舉而不可有遺門道而統之與其綱而不得復察其目此郡守三公詳略之殊也以郡守纖悉必察之能贊君道而擧大綱則瑣細而劇其大者多矣万方之政剛柔之性異於天饒瘠之產異於地一郡之利病施於百里以外則利其病而病其利郡守之得民也夫其郡之病以與其利而民心悅矣遂以緊之於天下是强山國以舟澤國以車徒爲病而或足以斃也然則郡守果賢固未可坐論清宮而平章四海況乎名之所由成貴之所自損黃霸之賢且以鷃雀之欺爲鼎足羞況不能如鷸者而遽以宗社託之乎是則旦郡守而夕三

公廟堂無廢大從容之化其弊也飾文崇法以傷和平正直之福非細故也明帝勤吏事而不足與於治道未可爲後世牂柯法也

宗均去檻穽而九江之虎患息其故易知也人與虎爭而人固不勝矣檻穽者人所與虎爭之具也有所恃而輕與虎遇蹈危而不覺虎與人兩斃之術也均之令曰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謂其繁有而不可使無也常存一多虎於心目而無恃以不恐則自遠其害推此道也以治民之姦可矣故其論治謂文法廉吏不足以止姦亦以雞豚視姦而姦有詘與天下息機而天下之機息也文法

之吏持文法以與姦競而鬬不勝廉吏恃廉以拂權貴姦而姦巧以傷之惟其有恃也而遂謂姦之不足防也夫大綱略細法訟魁猾胥不得至於公廷矣奚以病吾民哉均之所挾持者陋遂矣劉先主諸葛武侯尙申韓而蜀終不競包拯海瑞之流弊尤其不足論者已

楚王英始事浮屠而以反自殺笮融誅民盛飾以事浮屠而以劫掠死於鋒刃梁武帝捨身事浮屠而以挑禍梁殺亡其國邪說暗移人心召禍至烈如此哉浮屠之教以慈悲爲用以寂靜爲體以貪嗔癡爲大戒而英融梁武好動嗜殺含怒不息迷乎成敗以召禍若與其教相反而禍發

不爽何也夫人之心不移於迹而移於其情量之本也情
拭一移反而微之制於此者大潰於彼潰而不可復收矣
浮屠之說竊大失居謂可旋天轉地而在其意量之中則
惟意所規無不可以得志習其術者侈其心而無名義之
可守且其爲教也名爲慈而實忍也髮膚可忍也妻子可
忍也君父可忍也情所不容已而急絕之則憤然一決而
無所恤矣又其爲說也禁人之欲而無所擇於是謂一飲
一食一衣一絲但耽著而無非貪染也至於窮極無厭者
流天下而其爲貪染亦與寸絲粒米之貪同其罪報而無
差別則既不能不衣食以爲物累又何憚於窮極之貪饕

而不可窮乎[illegible]則[illegible]許[illegible]
殺一同面壁者皆可無礙心亡罪滅而大惡冰釋冤魂因
悖無非夢幻泡影一悟而悉歸於空故學其學者未有不
駐戾以快於一逞者也桎梏一脫任翱翔於劍鋒虎吻以
自如一真法界放屠刀出淫坊而即獲法身操之極而繼
以縱必然之勢也夷何憚而不反融何恤而不掠衍何忌
而不納叛怒鄰以驅民於鋒刃哉趙閎道張子韶陸子靜
之不終於忠孝也王欽若張商英黃潛善則已禍人家國
矣

讓國之義伯夷泰伯爲昭矣子臧季札循是以爲節而漢

人多效之丁鴻逃爵鮑駿責之曰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允矣而猶未盡也漢之列侯非商周之諸侯也古之諸侯有其國君其民制其治盜與天子迭爲進退者也君道也漢之列侯食租衣稅而無宗社人民之守臣道也君制義臣從義從天子之義非己所得制也古之諸侯受之始祖天子易位而國自如漢之列侯受之天子天子失天下則不得復行其封國非己所得私也何敢以天子之爵祿唯己意而讓之也且君子之讓國非徒讓其祿也叔齊之賢王季文王之德故伯夷泰伯以保國康民與王制治之道德勳名讓之若祿則己所不屑而可以非分之得汚

弟爲愛弟乎謂弟賢而賢也不必侯而可以功名自見也如其不能則亦溫飽以終身而已矣祿食者寧食豆羹之類也讓者小而受者媿商周之義惡可效之後世乎讀古人書欲學之而不因時以立義鮮不失矣子曰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受列侯之封分祿以與弟斯得矣侯豈鴻所得讓者哉

史有溢詞流俗羨焉君子之所不取紀明帝之世百姓殷富曰粟斛三十錢使果然也謀國者失其道而民且有餓死之慮矣一夫之耕中歲之獲得五十斛止矣古之斛今之石也終歲勤勞而僅得千五百錢之利口分租稅徭役出於此

給予食於此養老養疾死葬婚嫁給於此鹽酪耕具取於此固不足以自活民猶肯竭力以耕乎所謂米斛三十錢者盡天下而皆然乎抑偶一郡國之然而訛傳之也使盡天下而皆然倘當平糴收之以實邊徼以禦水旱而不聽民之狼戾然而必非天下之盡然也則此極其賤而彼猶踴貴當國者宜以次輸移而平之詎使粟死金生成兩賈之苦乎故善爲國者粟常使不多餘於民以啟其輕粟之心而使農日賤農日賤則游民商賈日驕故曰粟貴傷末粟賤傷農傷末之與傷農得失何擇焉太賤之後必有饑賢明帝之世不聞民有餓死之害是以知史之爲溢詞也

雖漢亦久有邪謀若此者矣故曰謀國者失其道也
廣陵王荊楚王英淮陽王延以逆謀或誅或削夫三王者
誠狂悖矣乃觀北海王睦遣中大夫入覲大夫欲稱其賢
而歎曰子危我哉大夫其對以孤聲色狗馬是娛是好乃
爲相愛則明帝之疑忌殘忍夫亦有以致之也且三王者
未有如濞興居之弄兵狂逞也綏之無德教之無道愚昧
無以自安而姦人乘之以告訐則亦惡知當日之獄辭非
附會而增益之哉楚獄興而虞延以死延以舜之待象者
望帝意至深厚也而不保其生寒朗曰公卿口雖不言而
仰屋竊歎則臣民之爲寒心者多矣作圖讖事淫祀豈不

可教而必極無將之辟以加之則諸王之寢棘履冰如睦所云者善不敢爲而天性之恩幾於絕矣西京之亡非諸劉亡之也漢之復興諸劉興之也乃獨於兄弟之閒致其猜毒而不相舍閒睦之言亦可爲之流涕矣身沒而外戚復張有以也夫

班超之於西域戲焉耳矣以三十六人橫行諸國取其君欲殺則殺欲禽則禽古今未有奇智神勇而能此者蓋此諸國者地狹而兵弱主愚而民散不必智且勇而制之有餘也萬里之外孱弱之夷苟且自王實不能踰中國一亭長其叛也不足以益匈奴之勢其服也不足以立中夏之

威而脅弱凌寡擾亂其喙息以詫奇功超不復有人之心而今古艷稱之不益動妄人以爲狡乎鑿穴而攻螻蛄人沼而捕鰍鱔曰智之奇勇之神也有識者笑之久矣光武閉玉門絕西域班固贊其盛德超固之弟也嘗讀固之遺文其往來報超於西域之書述竇憲殷勤之意而羨其遠略則超與固非意異而不相謀也其立言也如彼其兄弟相獎誣上徼幸以取功名也如此弄文墨邀危險者之無定情亦至此乎班氏之傾危自叔皮而已然流及婦人而猶有餘其才也不如其無才也

宣帝

陳湯幸郅支之捷傳介子徼樓蘭之功漢廷議者欲紲而勿錄可矣介子湯無所受命私行以徼幸既已遂其所圖而又奬之則妄徼生事之風長而邊釁日開若第五倫之欲棄耿恭也則無謂矣恭之屯車師也竇憲奏遣之明帝命之金蒲城者漢所授恭使守者也車師叛匈奴驕圍之經年誘以重利脅以必死而恭不降車師之屯其當與否非事後所可歸咎於恭也恭所守者先帝之命所持者漢廷之節死而不易其心斯不亦忠臣之操乎車師可勿屯而恭必不可棄明矣倫獨非人臣子與而覩忠於君者如芒刺之欲去體何也鮑昱之議是已然猶未及於先帝之

命也山陵無窮宵恐疾而委其銜命之臣於原野想見其
父以寄其悲怨於孤臣倫之心路人知之矣倫之探行爲
異無孝友和順之天良自其薄待從兄以立名而已然是
詎足爲天子之大臣乎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道者剛柔質文之謂也剛柔質文皆
道之用也相資以相成而相勝以相節則極重而必改相
制而抑以相生消息之用存乎其閒非卽有安危存亡之
大則俟之三年而非需滯於是而孝子之心遂國事亦不
以相激而又墮於偏明帝之明察誠有過者而天下初定
民不知法則其嚴也乃使後人可得而寬者也章帝初立

鮑昱陳寵急撟先君之過第五倫起而持之視明帝若胡亥之慘而已爲漢高章帝聽而速改焉將不得復爲人子矣人君當嗣位之初其聽言也尤不容不愼也臣下各懷其志於先君之世而或不得逞先君沒積憤懣以求伸遂若魚之脫於鉤而唯其洋洋以自得斯情也名爲謀國而實挾怨懟君父之心幸其死以鳴豫者也爲人子者柰何其殉之且君而尚寬弛與則人臣未有不悅矣君而尚嚴察與則人臣未有不怨矣故察吏治精考覈修刑典皆臣下之所大不利焉者幸先君之沒屬望於新君解散法紀以遂其優游嘖有煩言無所顧忌立心若此而殉之以干

臣民之嚮過聽之病成乎忘親而可不愼哉明帝之過於明察也非法外而加虐劉如胡亥之爲也盡法而無欽恤之心耳其法是其情則過其情過其法固是也卽令大獄之興懼於囚隸者有迫待矜釋者焉章帝自得以意爲節宜姑卽事而貸之漸使向寬以待他日則先帝之失不章嗣君之孝不損而臣民之禁忌樂育亦從容調變以適於中無或驟釋其銜勒以趨於瓊連俘姦究探朝廷之意旨以罔戒於春舟今陳寵之言曰蕩滌煩苛之法帝之詔曰進柔良理冤獄皆唯亟反明帝以表異君若臣相勸於縱弛一激一反國事幾何而不亂哉故剛柔文質道原並建

而大中郎寓其閒因其剛而柔存焉因其文而質立焉有道者之所尙也懷忿懟而遽更張之如攻仇讎如救暴亂大快於一時求逞而不忌其弊也又相反而流以爲天下戮爲此說者佞人也明主之所放流者也此道不明唐宋以降爲君子者矯先君之枉以爲忠孝他日人更矯之一激一隨法紀亂朋黨興國因以敝然後知三年無改之論聖人以示子道也而君道亦莫過焉矣

稱母后之賢至明德馬后而古今無異詞讀其詔若將使人涕下者后蓋好名而巧於言者也建初二年大旱言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姦人邪說言之而罔所媿忌亦至此

哉夫人不從上之言而窺上之心以爲從久矣詩[illegible][illegible]
媿恳有致之者也章帝屢欲封諸舅后屢卻之受封已定
復有萬年長恨之語人皆以謂封諸馬者章帝强爲之非
后意也乃后沒未幾奏馬防兄弟奢侈踰僭悉免就國且
有死於考掠者同此有司而與大旱請封之奏邈不相蒙
也姦人反覆以窺上意則昔之請封爲后之所欲從之効
治爲章帝之所積憤而欲逞明矣是以知帝之强封諸舅
賜遵后旨而實不獲已以徇母之私也車騎之盛丁甯戒
責而操國之兵柄討羌以爲封侯地第五倫爭之而不克
兵柄在握大功既建復飾恭儉以要譽此王莽之故智后

所屬望於諸馬者將在是乎東京外戚之害遂終漢世而國繇以亡自馬氏始后爲之也故言不足以徵心豎不足以考實馬后好名而名成工於言而言傳允矣其爲哲婦矣哲婦之尤當時不覺後世且不知焉以欺世而有餘可不畏哉

論守令之賢曰清愼勤三者修而守令之道盡矣乎夫三者報政以優令名以立求守令之賢未有能置焉者也雖然持之以爲標準而矜之以爲風裁則民之傷者多而俗以詭國亦以不康矜其清則待物也必刻矜其愼則察物也必細矜其勤則求物也必煩夫君子之淸淸以和君子

之愼愼以飭君子之勤勤以敬其事而無位外之利於己不泥非蒞天下而使嚴於簞豆也於令不妄非拘文法而求盡於一切也於心不逾非顛倒雞鳴之衣裳以使人從我而不忽也君子修此三者以宜民而善俗用宰天下可矣然而課政或有所不逮而譽望減焉名實之相詭久矣第五倫言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議者反以爲能謂此也使豫與協不衒其曲廉小謹勤勞之跡豈有予之以能名者欲矯行以立盲坊而不學則三者之祓民愁而俗詭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弦歌興而允爲民父母豈僅恃三者哉

納諫之道亦不易矣君無爵賞以勸之則言者不進以爵賞勸之言者抑不擇而進故納諫難也抑有道於此士之任見於道而思以匡君者非以言糴爵賞也期於行而已矣故明君行士之言即所以報士而爵賞不與焉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此之謂與且夫進言者繩君之愆而匡之則言雖未工而知其爲忠直之士心識其人而以爵賞繼其後其失焉者鮮矣若夫所言者求羣臣之得失而抑揚之取政事之沿革而敷陳之其言允洵可行矣而人之賢不肖未可知也此而以爵賞酬焉則佞人雜進而奚保其終哉抑其言是矣其人非不肖矣因其言之不讓而遺之

左右使旦夕納誨爲上陳[illegible]言[illegible]欲終其敢言之名於是吹求在位者無已而乎[illegible]廢興以爲言資將有事止於此而言且引之以無窮[illegible]而斥之姦非賢而獎之賢事不可廢而欲已之事不可興而欲行之荒唐苛細之論皆以塞言之責而國是亂故言者可使言也未可使盡言也可使盡言也不可使引伸爲無已之言也斟酌之權在乎主心樂聞諫而不導人以口給爵賞之酬其可輕乎哉章帝於直言極諫之士補外吏而試其爲非無以酬之而不引之以無涯之辯官守在而賢不肖抑可徵焉庶幾得之

與賢者在於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立嫡者家天下一定之法也雖然嫡子不必賢則無以君天下而保其宗祏故必有諭教之道以維持而不卽於咎太甲顛覆典刑而終遷仁義以伊尹也乃夫人氣質之不齊則固有左伊尹右周公而不能革其惡者和嶠困於晉惠帝之愚而教且窮故漢元晉武守立適之法卒以亡國則知適子之不可教而易之以安宗祏亦詎不可古之人何弗慮而守一成之例以不通其變乎君子所垂法以與萬世同守者大經而已天下雖危宗祏雖亡亦可聽之天命而安之何也擇子之說行則後世嬖寵變而易元良為亡國敗家之本皆託

之以濟其私若子不敢以一時之利害啓無窮之亂萌道盡而固可無疑也光武以郭后失寵而廢太子彊羣臣莫敢爭者幸而明帝之賢得以掩光武之過而法之不臧禍發於異世故章帝廢慶立肇而羣臣亦無敢爭焉嗚呼肇之賢不肖且勿論也章帝崩肇甫十歲而嗣大位欲不倒太阿以授之婦人而不能終漢之世冲質蠡吾解瀆皆以童昏嗣立權臣哲婦貪幼少之尸位以唯其所爲而東漢無一日之治此其禍章帝始之而實光武貽之也故立適與豫教並行而君父之道盡過此以往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而又奚咎億計哉

不測之恩威無常經謀略之士所務也謂足以震人於非所期而莫敢不服雖然豈足恃哉張紆守隴西羌人反其酋號吾首亂入寇追而生得之紆釋之遣歸已而迷吾寇金城塞紆與戰敗之迷吾將人衆詣羌納降紆以毒酒殺之戰而獲則釋之降而來則殺之紆以是爲不測之威也於是而羌禍之延於秦隴者幾百年而後定一生一殺不可測者如是也彼將何據以爲順逆之從哉戰而禽而釋何憚乎不戰勝可以退敗猶可以生也降而來來而殺何利乎降降而必死不如戰而得生其不決計相尋於死鬭者鮮矣故恩威者必有準者也在己可白而在物

可信也感其恩者不渝畏其威者不可犯乃以服天下而莫敢不服尚何勿輕言不測哉

西漢之衰自元帝始未盡然也東漢之衰自章帝始人莫之察也元帝之失以柔而章帝滋甚王氏之禍非元帝啓之帝崩而王氏始張竇憲之橫章帝實使之然矣第五倫言之而不聽貴主訟之怒形於言不須臾而解周紆忤竇篤而送詔獄鄭宏以死諫知其忠悶其疾而終不能用若此者與元帝之處蕭張宏石者無以異而元帝之柔柔以己也章帝之柔柔以宮闈外戚也章帝滋甚矣託仁厚而溺於牀第終漢之世顛越於婦家以進姦雄而隕大命帝

惡能辭其咎哉曹子桓曰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爲長者於婦人姻婭之間脂韋嚅唲以解乾綱惡在其爲長者哉范蔚稱帝之承馬后也盡心孝道乃合初終以觀之帝亦惡能孝邪馬后崩未幾而馬氏被譴有考擊以死者矣是其始之欲封諸舅后辭而不得也非厚舅氏也面柔於馬后之前而曲順其不言之隱也其終之廢馬氏於一旦也非忘母恩也竇氏欲奪其權而柔於哲婦之前而替母黨以崇妻黨也於母氏柔也於諸父昆弟柔也於牀閫柔也於戚里柔也於臣民柔也於罪咎柔也雖於忠直之士柔也亦無異於以柔待頑讒者也柄下移而外戚宦寺皆恣以

遊和安二帝無成帝之淫昏而漢終不振章帝之失豈在元帝下哉

明帝車駕屢出歷兗弁冀豫徐荆之域章帝踵之天下不勝以病告然天下亦惡能不病哉供億有禁窺探有禁蹤跡有禁能禁者乘輿也不能盡禁者從官也不可必禁者軍旅也皁隸也天下惡能不病也天子時出巡游則吏畏覺察而飾治治可舉矣乃使果有循吏於此舉大綱而緩細目從容以葵乎治而廢者未能卒興且無以酬天子之省觀於是巧宦以逃責者抑將緣飾其末而置其本以徙擾吏民天下惡能不病也光武之明以立法二帝之賢以

繼治豈瞀不念此而樂爲馳驅以病民者何也光武承亂而興天下盜賊蠭起己亦繇之以成大業故重有疑焉冀以躬親閱歷補罅整紛而銷姦桀之心以是爲建威銷萌之大計焉耳乃國用耗於芻粮小民狎其舉動羌禍一起軍輿不給張伯路一呼於草澤數年而不解蔓延相踵垂及黃巾之起而漢遂亡盜賊横行以喪天下前此未有而自漢始之然則厚疑天下而恃目擊足履以釋疑徒爲召憂之媒亦何益乎有虞氏五載一巡守歲不給於道途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也周制十有二年王乃時巡歷三傳而昭王以死四傳而穆王以荒封建之世天子之治止

千里之畿則有暇以及遠五服之君各專刑賞之柄則遠制而不能然凡非虞舜成王而利不償害況以一人統天下而耳目易窮自非廓然大公推誠以聽監司郡縣之治未有能悄天下之險阻者也又況樂酒從禽遊觀無度如順桓二帝之資以爲口實哉

和帝

議者曰夷狄相攻中國之利誰爲此言者以貽禍於無窮矣鄧訓力破浮議保護諸胡免於羌難羣胡悅從訓乃專力以攻迷唐而迷唐遠竄智矣哉楚莊吞舒蓼而後滅陳破鄭敗晉於邲夫差棲越於會稽而後大敗齊師脅晉於

黃池冒頓破東胡而後困高帝於平城苻堅吞慕容據河西而後大舉以寇晉蒙古滅金滅夏西收欽察畏吾兒南收六詔而後舉襄樊以亡宋夷狄之起也恆先并其醜類而後及於中國中國偷庸之士猶且曰夷狄相攻吾利也地益廣人益衆合衆小而成一大猶狝獺之羣聚爲一貙也屢勝之氣益壯習於攻擊之術益熟得利而其願益奢我且鼾齁自得以爲虎鬬於穴而不暇及於牧廄也禍一發而不可收矣善制夷者力足以相及則撫其弱抑其彊以恩樹援以威制暴計之上也力不足以相及間其相攻也而憂之修城壘繕甲兵積芻糧任將訓卒以防其突出

策之次也聽其蹈亂以增其釁幸不我及以綴旦夕之禍非撥亂之術也其尤烈者激之獎之助之以收兼弱拾殘之餘利不知戎心之孰視我吭而思扼之也悲夫庸人一言而□千□有如是夫

南單于降漢光武置之西河塞內迨和帝之世竇憲出塞五千里大破北匈奴北單于逃亡其餘種於除鞬請立袁安任隗欲乘朔漠之定令南單于反北庭驅逐於除鞬而安其故處此萬世之長策也於除鞬不得立而漢亡一敵送南匈奴反北庭統一匈奴而南單于抑且以爲恩乃若賜以施大德於南虜而陰以除中國腹心之蠹戎心不啓

戎氣不驕夷風不淫於諸夏判然內外之防無改於頭曼以前之舊劉淵石勒之禍惡從而起哉夷狄闌居塞內狎玩中國而窺閒柔弱以恣遠攘必矣其寇攘也抑必資中國之姦宄以爲導而後足以逞使與民雜居而禍烈矣尤不但此也民之易動於獷悍慆淫苟偷㒸息而畏禮法之檢束亦未化之流所易決而難防也古之聖王憂之切故正其氏族別其婚姻域其都鄙制其風俗維持之使若其性而民之愚也未能安於嚮化而利行之也廉恥存風俗正雖有不利而固不忍於禽行以不容於鄉黨□□入而雜處焉必且與之相市易矣必將與之相交遊矣淩乃

與之結昏姻哀其衰其食其寢處其男女蓋有與愚不肖之民甘瘁俛使馳逐而相得者矣彼惡知五帝三王之前民之躑躅棄捐與禽獸伍而莫保其存亡之命者固若此也則且詫爲新奇大利於人情而非毀五帝三王之爲贅疣然而殫力不若也妄恣儳利不若也則君之宗之樂推而率從之而不知元后父母之必就吾同類而戴以德乘時之一人矣女奚之釀也必擇其酸酷而去之惡其引旨酒而酸之也慈父之教也必禁其淫朋而絕之惡其引樸子而胥淫也禍莫重於相引而相害者爲輕害知禦引不知避也於是而知袁安任隗之識遠矣其言曰光武招懷

南單于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討之算折禦北狄夫光武豈可謂之權哉倒置重輕而滅五帝三王之大經也孝和之世袁安任隗丁鴻爲三公何敞韓稜爲尚書皆智勇深沈可與安國家者也竇憲之黨謀危社稷帝陰知而欲除之莫能接大臣與謀不得已而委之鄭眾宦寺之亡漢自此始非和帝寵刑人疏賢士大夫之咎也微鄭眾帝其危矣撥所自始其開自光武乎崇三公之位而削其權大臣不相親也授尚書以政而卑其秩近臣不自固也故竇憲緣之制和帝不得與內外臣僚相親而唯與閹宦居非憲能創錮蔽之法以鉗天子與大臣也其家法行尚矣

三公堅持匈奴之議而不能遏憲之討虜權輕則固莫能

止也尚書鄭壽抗竇憲而自殺則誅竇待命於權臣也西

漢之亡也張禹孔光懸命於王氏之手而宗社移矣光武

非知懲焉厚其疑於非所疑者使沖人孤立於上而權臣

制之不委心膂於刑人將誰委乎明主一懷疑而亂以十

世疑之滅亡甚矣哉創業之主而委任大臣非僅爲己計

也英斂有餘攬大政於一心而濟之以勤可獨任矣大臣

或有[illegible]二端之欺己而遂厚致其疑然其疑君子也必不

信小人[illegible]子且疑而小人愈懽此豈可以望深宮頤養中

材以下之子孫乎公輔無權中主不勝其勞而代言之臣

亟代言之臣秩卑不得與坐論而親扆坐則秉筆之宦寺持權禍亂之興莫挽其流矣天下皆可疑胡獨不疑君子孫之智不逮而暱於宴安也乎當其始也大臣與宦寺猶相與爲二也朝綱立而士節未墮則習尚猶端而邪正不相爲借若袁安任隗丁鴻者雖憂時莫能自效而必不攀鄭衆以有爲事不求可功不求成自靖以聽天而不假枉尋以直尺故鄭衆雖有成勞而尚存檢柙迨及君臣道隔宦寺勢成大臣之欲匡君而衛國者且紹介之以行其志而後宦寺益張而無所忌楊一淸因張永以誅劉瑾楊漣且不得不左袒王安以抑魏忠賢則忠端之大臣不能絕

其以有爲又惡陰禁小人之媚査厲哉尚其張矜
廢興一決於嬲保之榮落上失其道下莫能自主禍始於
東漢而流毒萬年不亦憯乎
朋黨之興其始於竇憲之誅乎霍氏之敗也止其族類之
同惡者而不及其餘王莽篡而伏誅王閎其族子而免他
勿論已竇憲之卽法也竇篤竇景郭璜鄧疊之同惡誅之
可也宋繇以大臣而與比罷之可也班固之枯勢而橫竄
之可也盡舉其宗族賓客名之以黨收捕考治之黨之名
立而黨禍遂延於後世君子以之窮治小人小人卽以之
反噬君子一廢一興刑賞聽人情之報復而人主莫能尸

爲漢唐以還危亡不數皆此之繇也可不悲乎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然則中材之可移者多矣無所慕而好善無所懲而惡不善中心安仁者天下之一人也出而欲仕仕而欲遂非能擇惡而遠之抑非必擇善而昵之也人主不能正於上大臣不能持於下授姦邪以奔走天下之柄使陷於惡無抑內媿於心乎捐廉恥迷禍敗徼一旦之利祿以蹈於水火仁人所哀矜而不以得情爲喜者也錮之以黨而蹙之以窮年實繁有徒亦且緊族延頸待國事之非而乘之復起迨其後也憤毒積而善類之死生繫於其手而唯其斬艾國亡人而人亡國自臣子之迭相裒王靡

之而君亦且無如之何此抑可為痛哭者矣邪黨之依附
者戚里也宦寺也宮闈也乃陳蕃之死以竇武亦戚里也
司馬呂范之貶以亦宮闈也楊左之殺以王安亦宦
寺也彼小人者亦何不可借戚里宮闈宦寺之名以加君
子哉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枉者直則直用之矣
黨之有乎舜之所誅者其驩耳而告司徒曰敬敷五教在
寬中材之士不絕其利祿之徑而又滌除其僉佞之名亦
何為不湔磨以自新邪張酺曰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
不及言憲懷伊呂之忠比鄧夫人於文母嚴威既行皆言
皆死不顧其前後以此思之君失道於上大臣失制於前

使人心搖搖靡定行不顧言言不顧心如飲之狂藥而責其狂狂可愍而飲之藥者能勿疚乎君子當思有以處之矣定國者一人非天下之自能定也憤猋邪之馳騁快誅殛於一朝博流俗之踴躍其反也還以自戕而戕國捶鐵者戒其反覆任人之宗社會愛鐵之不若而亟反亟覆以折之也

章帝命曹褒制漢禮不參羣議斷自上裁而褒雜引五經旁及讖緯以成之和帝之加元服亦既用之矣張酺奏褒擅制破亂聖術而廢之褒所定禮遂不傳於世亦可惜矣褒之引讖緯以定彝典其說今間見於鄭元如號上帝以

揮[illegible]聞之類誠偏矣若其雜引五經以參同異有初未嘗失否[illegible]以專家保殘之學服公羊義以伸其私說其不能通於古因襲樂之大用也庸愈乎秦廢三代之彝典制氏戴氏后氏僅傳其一曲而不可通之於他未可執也且即其存者而猶有不可執者焉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因者仁義之蘊中和之藏彝倫之敘耳夏殷周治法相仍而猶隨時以損益況郡縣之天下迥異於三代者哉即以彝倫之不易者言之父子均也而漢唐無自出之帝不可强立王侯無社稷之守長子之喪不嘗上視君父君臣均也而令之於守掾屬之於守令國相長史之於侯王生

殺廢置統於天子令其之誼自異於三代侯國之臣兄弟均也侯王無國公卿不世孝秀登朝士農迭爲興廢宗子不得獨尊支庶不得終賤夫嫡均也同姓而婚姻不通乃同一姓而所出者異周齊楚鄭之各有王氏非本支也周宗之支胤魯滕邢孟仲臧南宮同姓也禁異出而不禁同祖非其本矣秦獎節婦而出妻再適不齒於人倫舅姑親父母以正家綱而答拜之儀且適驕其悍婦然則彝倫之損益得五經之精意而無嫌於損益多矣他如覲聘之禮田獵之制相見之儀饋贈之節郡縣行之而悖固不浹事固不治是必通變以審天則窮理以察物宜曲體乎幽明

之故[illegible]內外[illegible]樂之原使賢者可[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可以[illegible][illegible]學[illegible]以辨儀數而起中和之極用錫萬民固必[illegible]治之大義微言以出入師過而善其損益雖或有過盛可俟後之作者繼起而改之可勿疑也若夫世家之學守其故習執聞見而迷其精意亦惡足尚哉襃之禮吾知其必有疵也雖然吾知其必有得也應劭蔡邕之所傳語而不詳永嘉之後夾禮雜附而天道人事終於昏斁惜哉使襃之禮而傳也辨其失存其得考其異驗其同後之人猶有徵焉張酺以迂執之說致其湮沒是亦古今之大缺陷矣自宋以後祖冏駁而九宮之淫樂興冠冕廢而袍韡之□服濫九獻

仁而酹酒之野祭行乃至郭守敬以介然之顯明駮[麻]元
而逆天紀徑以爲直便以爲利人之且淪於□□也悲夫
東漢不任三公三公因不足任上失御而下遂偷也劉方
張晧亦有名與自致大位矣乃於和帝之世因仍章帝之
采綴弗能有補所謂爲敢言者爲梁氏報怨吹求竇氏以
猶趨新犯神人之怨惘而樹援於后族是尚足爲天子之
迎帝之私情而已亂先帝夫婦之倫逢嗣君寡恩之惡舍
大臣平帝手詔曰恩不忍離義不忍虧三公讀此而不愧
以死非人也夫竇后生存之日竇景橫逆何弗一言匡
救而必待后之死乃蹉跌之如斯其所邪竇替梁興而聚

漢遂大亂三公爲宦闕奴爭之吹大而廉恥掃地[illegible]
之不信抑漢以論道之職爲養尊處優之餘食贅形依[illegible]
不相其而無以勸之也則光武作法之涼不能謝咎矣
班超之告任尚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
補邊屯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此後世將兵之善術
也然繇此而言兵者難矣嚴之則兵心離而無與效死寬
之則恣其驕暴而以病民故曰難也三代卽民卽兵井何
之賦師還而仍爲鄉鄰將雖寬而兵自不爲民害故師之
象曰容民畜衆寬而無損也後世之兵出於召募類皆貧
酒皆邑標猾淫酗之民容者所不能容畜者所不易畜也

其不禁而兵為民害久矣然而三代之兵不敢暴於其國而諸侯相競於侵伐則出疆而斬木堙井俘虜掠奪有所不禁後世所與出塞之士彌望而皆茅葦逐盜之兵所克皆爲內地守法而不內侵則飢渴暴露生之不保而況有所利乎然則三代兵不毒民但不毒乎國中而自有餘遲故後世之言兵者倍爲難也無已則唯蓬其貪饕淫蕩之情重其饞犒椎牛酤酒優裕有餘而後可持法而嚴以馭之而民其不病矣乎乃將之嚴也尤惡其矜名而邀士大夫之譽也有恤民之心而矜惠民之名法浮於情而是以召怨無恤民之實而徒衒淸市德斬刈壯士以要盜迹之

為刻求兵之以軀命報斗筲之粟欲其馴鳥獸散也其可得乎故獲市井小民之歌頌者必潰之將也得學士大夫之稱說者必敗之將也多其兵而寡其食必亡之國也以名求將而不以功授將帥殿最之權於淸議者必亂之政也厚以養之餉以御之非與民雜處而殊之屯聚之於邊陲而與民相忘以安之庶幾乎民無所施其怨士大夫無所容其毀譽爲將者坦然任意以斟酌其恩威而後兵可得而用也故曰難也

闢異端者學者之任治道之本也乃所謂異端者訛天地之經叛先王之憲離析六經之微言以誣心性而致大義

者也非文辭章句度數沿革之小有合離偏見小聞所未逮而見爲異者也六經嘗秦火之餘非漢儒則終亡遂不可謂無功而專家以相競不可謂無罪善求益者樂取其所不及以徵所已及麗澤並行競流以相度越而匯於大川朋友講習之功所爲取諸兌也見善而遷如風之下流如雷之相應而十朋之龜弗克違所爲取諸益也漢之諸儒各有師傳所傳者皆聖人之道所散見也而習氣相沿保其專家以相攻擊非其所授受者謂之異端天子聽其說而爲之禁不已陋與徐防位三公天子所與論道者也道論定而爲天下則乃首所建白禁博士弟子之意說坐

以佛家法之罪離析聖道剷徹後起之聰明精英陷溺
浮文其道之不亡也幾何哉宋承其弊蘇王二氏之學盛
爲廢興而詖淫以遷延及於今經義取士各有師承衍師
腐士拾殘瀋以爲寶藏曾不知心爲何用性爲何體三王
起於何族五霸興於何世畫地爲獄徽纆不解非是者謂
之破裂支體因而狂迷之士請以雌黃帖括沈埋烟霧之
老生從祀先師世教衰正學毀求斯人之弗化爲□物也
惡可得哉

善言天者驗於人未聞善言人者之驗於天也宜於事之
謂理順於物之謂化理化天也事物人也無以知天於事

物知之爾知事物者心也心者性之靈天之則也漢儒言治理之得失一取驗於七政五行之災祥順逆合者偶合也不合者挾私意以相附會而邪妄遂天無所不至矣和帝之世正陽之月日有食之有司無以塞咎舉而歸之兄弟諸王留京師之應嗚呼天其欲使人主絕毛裏之恩蔑鞠子之哀忍忮以逞陽剛之威儆乎亡周者六國强秦魯衛終安其分亡漢者有王莽後有袁曹孫氏而先主猶延其祀亡魏者司馬亡晉者劉裕亡唐者朱溫又降而孤立無援□類乘而滅之兄弟何尤焉當和帝時宗支翦外戚張此正所謂陰逼天位離火下熠明夷之世也而歸咎

之天子僅有之兄弟讀和帝之詔有人之心者不禁其潸然泣下矣姦人造妖誣之辭援天以制人主賊仁賊義而削社稷之衞乃至此哉夫日食有常度而俾其下者蒙其咎抑惟戀戀思過以避陰陽之沴反諸心徵諸事察諸物無往而不用其修省惡可以一端測哉雖億中不足取也況其安焉者乎

安帝 殤帝附

司馬遷有言伯夷雖賢得孔子而名益著吾於泰伯亦云三代以下不乏賢者而無與著賢不著而民不興行世無有師聖人樂善之心者也漢清河王慶其賢矣夫慶之廢

章帝之私也慶廢而安於廢毋以誣死而不怨怡然與和
帝相友愛而篤其敬竇后沒和帝崇梁氏之禮慶垂涕念
母欲求作祠堂而守禮不敢言和帝崩立殤帝之子於民
閒而無所窺望庶幾乎知命而安土以敦仁者乎當東漢
時兄弟以相譏爲諱劉愷丁鴻皆聞東海王彊之風以起
然而逃匿姑沛效伯夷泰伯而徇其迹則謂之好名非苟
也慶從容於章和之世悍后之旁優游聳穀徐就藩封執
臣禮而處之若忘德彌隱志彌深禮彌謹行彌庸其不屑
至德之稱天下後世無有師聖人樂善之心爲心者也慶
之所爲亦可謂民無得而稱矣東海王之安於廢也母氏

固存而不失其尊養也然且山陽王嗣假之以稱亂無所彊有可乘之閒而荊乘之安帝以赤子臥天下之上而無有擁慶以起者慶有以頌之也非頌之所能逮也唐宋王成器委順於元宗之世其近之矣乃元宗以戡亂之大功雖嗣睿宗而若其自致成器固不敢干非若慶之以私愛相妨而坐廢成器雖不爭豈能望慶之項背乎三代以下未嘗無賢也人不知也殤帝天屬子祐終嗣天位人所不知天佑之矣

延平之詔曰郡縣欲獲豐穰之譽多張墾田競增戶口不媿於天不畏於人自今以後將糾其罪庶幾乎仁者之怒

矣墾田之不足爲守令功不待再思而知也田蕪而思墾之民之不能一夕安寢而忘焉者而特力不足耳其能墾與吏雖勸不能奪也其不能墾矣吏雖勸不能勸也病而不甘食者慈父不能得之於子無亦防其噬食而噎焉耳必欲勸之墾也則無如任其墾而姑不以罰之縣官也張墾田而民愈不敢墾欺天罔人毒流原野而田終以蕪國終以貧此孝宣之世爲循吏之名者禍之所延而貪君利之糾以罰而害其弭乎若夫戶口之增其爲欺謾也尤甚春秋戰國之世列國爭民以相傾則以小惠誘鄰國之民而歸己國遂以爲非四海平康之道也郡縣之天下生齒

止於其數人非茂草灌木瘯然而生實於此者虛於彼
漏偶有所集哀鳴吏苦非可藉爲土著也曷抑問所從來
而知增者之爲耗乎不然抑將析人父子兄弟而賦及者
維虐莫甚焉貪君以爲利酷吏以爲名讀延平之詔知貴
和之世守令之賊民以邀賞者多矣張伯路之援棘矜而
起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未有不亂者也鄧后之視馬后也爲尤賢馬后
賢以名鄧后較有實矣厚淸河王慶而立其子詔有司撿
敕鄧氏家門非過遣隣兄弟還第皆實也安乎其賢無
以愈也然而聽政十年國用不足至於鬻爵張伯路起於

内羌叛於外三輔流亡天下大困非后致之而孰使然邪益后之得賢名者小物之儉約小節之退讓而已此里婦之炫其修謹者也所見所聞不出閫閾其擇賢辨不肯審是非度利害一唯瑣瑣姻亞之是庸故任尚屢敗而不黜一得罪於鄧氏而死不旋踵徙民棄地唯鄧騭之意而人不能爭其尤忮害者杜根成翊世進歸政之諫而撲殺於廷則擅國曬私縻國於無名之費以空國計人不得而知者多矣張禹尹勤梁鮪徐防張敏李脩司馬苞馬英皆以庸劣之才取容鄧氏而致三公袁敞錚錚而早不能容則崇佞替忠上下相蒙以釀亂而不自覺者多矣嗚呼后之

始立以賢名后之終總大政以賢者干愚賤之譽而竊隱於中蝕木不覺險始疑而履霜亦孰知堅冰之至哉故樊□賢者非良史之辭也事□□者非□□之節也司馬溫公歷鑒於漢唐而戴□□□以行其志佞者爲之說曰毋改子道豈非過乎

利之所在害之所與抑之已極其縱必甚故屈伸相感而利生情僞相感而害起屈伸利害之相爲往復而防之於早以無不利習者知之明也而庸愚不知知者則立法以遠害不知則徇利以致凶利害之樞機在此矣永元之後降羌布在郡縣爲吏民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及迎段禧

之役徵發羌騎諸羌犇潰因結聚入寇而隴右三輔并益皆殘殺破敗內亂乘之漢因以衰制之不早火鬱極而燎原屈伸必然之數也中國之智以小慧制戎狄戎狄之智以大險覆中國中國之得勢而驕則巧以漁其財力戎狄之得勢而逞則很以恣其殺掠此小勝而大不勝之固然也役其力聽役矣侵其財聽侵矣債帥墨吏猾胥豪民施施自得而不知腰領妻孥之早已在其鋒刃羈絡閒矣制吏民而使勿虐之者下策也貪猾者幸快其須臾之意欲刑罰非所畏也或且獻其佞說曰何事苦吾民以與異類如汲黠之言矣方可役財可侵大險之伏不敵小慧貪猾

者何知近攻股掌而弗利之耶迨及鬱極而熺蒙其利者死骨已朽而後生食報於毒亦痛矣哉故王者之於戎狄暴則懲之順則遠之各安其所我不爾侵而後爾不我虐旅獒之戒白雉之卻聖人之慮非中主具臣所測也

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賞者封國受爵之錫命也刑者五刑大辟之即市也天有恆經王有恆政順天以不違其溫肅之氣王道之精微也而夷狄盜賊之主逞喜怒而不爲之節則干天而傷民然其爲義止此而已進忠賢者引之若不及賞軍功者勸之使復効秋冬不舉萬一溘先朝露王者之心惻矣賢者功臣之心亦沮矣若夫聽訟斷獄易固

曰明愼用刑而不留獄留獄者法之所爲大擾也習以俟秋冬而枉者直者交困於心而不能釋怨且繇是而深而變計滋起矣且其留而待時也將拘禁之與徽纆叢棘之苦劇於笞杖逮連證佐浸以賄而游移其初心若縱之與自知不免幾何而不逋也故夫子取子路之無宿諾諾不宿獄不留矣唯大辟抵罪已定因之以待秋冬緩死而不拂天之和氣肉刑未除劓刖宮墨有事刀鋸不可屛盈和之化王者之愼愼以此爾夫豈流刑使即三居扑刑旋施教誠縱證佐於南畝省簿書於掾史之謂哉月令非三代之書然其曰孟夏斷薄刑孟夏正陽之月也可以斷刑則

春夏之一餘月可知矣魯恭之言有得有失言治理者不可不辨若呴呴之仁緩之乃以賊之以是爲順天而愛民豈理也哉哀矜淸問則四時皆春不徒以其文也

和安之世漢所任將者任尙也畢安得不覆亂安得不極也尙嚴急而不知兵見於班超之說而猶不僅此章帝以來歷三世而國事屢變竇憲盛尙則爲憲之爪牙鄧騭與尙則爲騭之心膂騭敗賓客皆坐而尙自若西域叛亂北邊喪師漢法嚴矣而尙自若尙者一 復世之債帥也乎襄之敗死者八千餘人羌遂大盛而不可制尙翺翔漢陽者三載坐視羌人之暴罰謫弗及復以侍御史將兵於上黨

遷中郎將屯於三輔保祿位怙兵權而不懼尙何以得此哉其輦金帛以曲媚宮闈戚里者可知矣然則其嚴急也乃以漁獵吏士而爲結納之資也三輔殘國帑空并凉益土死不收徙不復羌人力盡而瓦解尙乃起而與鄧遵爭功以死天殛之也尙之誅也賊贓千萬以上總與騭所爲護尙以稔其惡者在此矣債帥之興其始於東漢乎而鄧騭之爲漢蠹賊可知矣□□聽政而內外交寇其所繇來亦可知矣

盜賊之興始於王莽之世莽篡天下相師以寇攘而抑劉崇翟義以草澤起義先之未足開盜賊窺天之徑也張伯

路一起而濱海九郡陷沒孫恩竇建德黃巢方臘李自成迭興而四海鼓動張伯路實爲之嚆矢焉三代之盛大權在天子也已而在諸侯矣已而在大夫矣已而在陪臣矣漢以下移而在庶人矣郡縣之天下諸侯無土大夫不世天子與庶人密邇自宰執以至守令所爲尊者榮富而已其他未有尊也十姓百家相雄長而莫能制豐凶不能必之於天貪廉不能必之於吏風會移之怨毒乘之歘然狂起抑將何法以弭之哉易曰天險不可升也謂上下之分相絕而無能陵也易國而郡縣易侯而守令矣安守令也有體嚴守令也有道守令之仁暴天子之所操也其大廷

臣之所銜也其次省方之使所糾也非百姓之所可與持也縣吏與上下敵天子大臣弗能廉察激民之重怨而假民以告訐之權制守令之黜陟誅賞是進庶人而分天子之魁柄不肖之吏弱者偷合於民彊者相仇而競豪民覘守令如雞豚可豢也可圈也可訐也斯可殺也而何弗可稱兵以脅天子也盜之所以死此而又與彼也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又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下不辨民志不定乘君子之器者無大別於小人侯王豈有種哉人可冪岸以制守令之榮辱生死則人可侯王而抑可天子矣察吏不嚴於上而聽民之訟

上搖動人心而猶謂能達庶人之情非瞽於天綱人紀者莫知其弊也陵夷天險而授之升立國者尚知所懲乎國帑屢空軍輿不足不獲已而加賦於民病民矣而猶未甚也以官鬻錢穀而減其俸民病乃篤邵后婦人米鹽銖絫之計也後人師之視爲兩利之術狂愚不可瘳矣蔑不獲已而加賦也抑必有則吏方苦其不易徵未有能因而溢者也獺不飢不可使捕鷹不飢不可使逐誘取其錢穀於前而聽其取償於民吝予之以生計而委之以自掠雖欲懲貪詞先詘矣不能使徒步布衣草屨糲食東老餒幼以爲國效功也則烏能禁飢鷹餓獺之攫而無厭哉乃

人主且曰吾未嘗加賦以病民民如之何而不急公上下交怨而國必亡矣三代之世方百里之國君卿大夫士世食其祿下逮於胥史者數百人饔飧幣帛車乘芻糧奔走於四方而有餘一郡之大或兼數圻祿於朝者幾何人官於其地者幾何人守衞繕修公私交際所資於民者幾何事今之天下其薄取也視古而什之二三耳而古之民足今之民貧古之國有餘今之國不足下不在民上不在君居其閒者爲獺爲鸇又使飢而斂之攫金死於一門而棄賤於四海則終歲耕耘幸無水旱而道殣相望必矣無野人莫養君子上節宣野人之餘以養賢而使視人衆寡以

惟攫取之巧拙爲貧富哉斃官爵以褫之減俸以貧之吏既賤而終不肯貧廉恥墮貪婪相迫遜加賦之名蹈脧削之實愚者之虐虐於婪君曾不自知其殃民民亦不知也怨不知所自起而益亟矣

漢之强也北卻匈奴西收三十六國未數十年羌人一梗於河湟其志止於掠奪未有窺覦漢鼎之心也而轉徙五部流離其民僵仆載道如孤豚之避猛虎悲哉誰爲謀國者而顛沛相望至此極也任尚債帥也鄧隲紈袴也□□□□□也□□尸於上紈袴擅於廷債帥老於邊三者合而亡國之道備焉幸而不亡民之死也誰恤之哉天下未有

□□制命而紈袴債帥不興者也未有□□凝於上而干戈之慘不流於天下者也故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氣相召禍相應而龐麥之邪說始乘之以傾縮消生人之氣可不戒哉

鄧后爲鄧氏近親開邸第教學而躬自試之史稱之以爲美談漢武開博望苑而太子弄兵唐高開天策府選文士而宮門喋血天子之子且以召難況后族乎諺有之曰□□□□□□□□俗子通文則健訟詩書者君子所以調性情而忠孝小人所以啓小慧而悖逆者也故曰民可使繇之不可使知之不然三代王者豈以仁義禮樂吝予斯人

而內不及於宮閫外不私於姻黨何爲也哉鄧后之約飭子弟也嚴矣其辭若足觀者乃豫章周榕告其太守曰方今外戚豪盛君道微弱則后之寵私親以紊朝綱可知矣假之兵權復假之以文教先王經緯天下之大用一授之匪人國尙孰與立也言治者知兵權之不可旁落而不知文教之不可下移未知治道之綱也一道德同風俗教出於上之謂也

有其始之則已之也難是以君子愼乎其始之也西域通塞初無當於中國與匈奴之彊弱乃自張騫始之班超繼之中國震而矜之曰吾以斷匈奴之右臂於是匈奴亦因

而曰是可以爲吾右臂也迨安帝之世羌寇起隴西隔絕涼州幾棄匈奴於是因車師攻殺後部司馬又殺燉煌長史索班蓋至是而西域不可棄矣公卿乃始欲閉玉門絕西域置河西隴右剝牀及膚之禍於不恤班勇力爭其不可勇之策賢於其父超矣非勇之果賢也時異而勢不容已也乃超之出無撓之者而重撓勇勇策不用漢師不出匈奴寇抄不息沈氏因之而亂害極於鄧隲之庸愞而禍始於張璫之挑引故曰有其始之則已之也難也鄭於晉楚非果繫重輕而楚爭之晉因爭之晉爭之楚益爭之疲天下之兵力百餘年而兩皆無據高歡宇文泰之玉壁朱

友貞李存勗之楊劉一旦而以存亡繫之非其存亡之衆衆也力盡於此而餘地皆虛徒使其土之民人蹂躪而殆無遺種皆始之者貽之孰有能包舉興亡勝敗之大而游心於餘地者乎易曰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凡見可據者皆非據也游士炫其謀武人張其功後欲已之而不能故君子必愼乎其始之也

潁川杜根上書鄧后歸政安帝后怒撲殺之得蘇逃宜城山中爲酒家保積十五年后死乃出或問以何不投知故而自苦根言發露禍及親故智哉根乎何也親故之能託生死者不易得也非謂夫叛而執之也爲根之知交者應

不至此也好義之心苟不敵其私利之情則其氣先餒好義之心與私利之情相半亦不相半而不能忘其神必亂氣餒神亂耳目不能自主周旋卻顧示人以可疑則愈密而愈疏故義利交戰於胸者必交受其禍今有人於此而人或投之鄰里鄉黨不問焉者以適然聽之也唯大勇者爲能以適然處變不然則如酒家之本不覺而固適然者也非此而必不能矣嗚呼士不幸而處亂世不屈於邪而抑未可以死緩急固時有矣而可不慎所依乎好苛禮而不傷者恤小利而形於色者多疑而好謀者貌愿謹而勤小物者弔死問疾而多爲容者皆不可依者也可惜與物

處士之徵而不受命者多矣或志過亢而不知時者也或名高而藏其拙者也或覬公孤師保之尊而躐級以不屑小官者也吾於薛包獨有取焉包以至行聞盡孝友飭門內之修而已自盡以求仁而無矯異驚人之節初未嘗規畫天人謂己有以利天下也漢徵之而拜侍中非其事也固非其志也包曰吾以盡吾門內之修天子知我徵我以風示天下而德不孤矣吾未嘗有匡濟之心而何用仕爲奚以知其然也以包之所爲皆循循乎父子兄弟之閒非襄楷郎顗樊英窺測天人舍己而求諸人者比也而漢之授以侍中抑非其道侍中者出入諷議之臣也當安帝之

世外羌戎內盜賊外戚阿母宦寺交相煽搆此大人搏捖斡運見功之地而包之志略固不及此非天下有不可爲之時而非包敦篤修能所堪之任也則漢任之固不以其道矣善處包者使分司徒之教職而任之庠序則得矣不則使治一郡以興敎化撫貧弱敷其潔己愛物之德治績懋焉如之何以侍中任之邪包之以死乞免度己量時之道允協矣豈志亢名高薄小位而覬公孤者類哉龍有潛也有見也有亢也孔子知不可而爲聖人之亢也伊呂之興大人之見也包之終隱君子之潛也潛者非必他日之見也道在潛終身潛焉可矣

安帝之不德豈至如昌邑王賀之荒悖哉立十五年矣鄧后擁平原王翼欲廢帝而立之杜根請帝親政而撲殺之視天位如遊暴任其喜怒后之惡烈於呂武矣伊尹之放太甲未嘗他有援立示必反之也昌邑王之不可一日爲君霍光之不幸而又幸得宣帝之賢也且昌邑旣廢始求宣帝於民閒未嘗豫扳宣帝而後廢昌邑也鄧后以婦人而輒以廢立之謀隳予奪在手唯意所授瀆大倫玩神器若予所必誅勿赦也鄧后死王聖李閏乘權而亂政繇安帝之不君可謂后之先識而志安社稷乎乃抑稽聖閏之得以蠱帝而逞者誰使然也十五載見郊見廟之天子不

能自保大臣弗能救也小臣越位孤鳴而置之死也舍保母宦寺而誰依邪易位之僇辱與死接踵自非上哲反己自彊以潛消內釁則免己於死而固其位奚暇擇阿母宦寺之非而不以爲恩哉宦寺之終亡漢李閏江京始之也而實鄧后之反激以延進之也

建元中守相坐贓禁錮二世劉愷以謂惡惡止其身春秋之義請除其禁持平之論也抑書曰刑亂國用重典從重以挽極重之勢施之亂國亦詎不可哉人之貪墨無厭罪罟不恤者豈其性然抑其習之浸淫者不能自拔也身爲士庄已離飢寒之苦而漁獵不已愚之不瘳何至於是斥

田疇汚、珠玉飾第宅侈婚嫁潤及子孫姻婭族黨輸將弗絕則剝削以逞雖身受毆刀而忘之矣妻孥子女環繞以相索始於獻笑中於垂泣終則怨讟交加而無一日得安於其室則自非卓然自立者且求徽纆叢棘之不加於身勿論他日之繫頸伏鑕以偷免於旦夕也一行爲吏身爲子孫之僕隸驅使死辱而莫能逃乃伏法以還彼且握符銜憲施施自得不復憶祖父之慘傷嗚呼孱柔者內佃於淫威甚於國憲亦大可矜也已故貪墨者其人也所以貪墨者其子孫也拔本塞源施以禁錮之罰俾得謝入室之禍讟亦詎不可哉爲子孫者雖攤肥暴立而士類弗齒即

甚不肯忘情仕進然世胄恥與爲婚姻人士羞與爲朋侶守令可持法以相按治仇怨可抗顏以相報復則子孫先怵妻孥內愛庸謹之夫亦可藉手以賞怨於百姓則非但強生民之蟊賊且以旌別善類曲全中材而風俗亦繇之易矣惡惡止其身非此之謂也三代世祿士不變貧雖貪而無爲子孫計者先世之澤不可自一人而斬也

治天下之綱紀非徒以其名也其實在其名雖易綱紀存焉其實在其名存猶爭其名奚益哉宰相之任唐虞之百揆合於一周之三公分於三其致治者非分合之爲之若正於上而任得其人也其合也位次於天子其分也職洲

於專司然而難分必有統之者以合其分要因乎上所重而天下之權歸之天子守以一心而躬親重任惟待贊襄則一也自漢以後名數易而權數移移之有得有失論者輒而歸功過於名夫豈其名哉操之者之失其實則末繇以治也西漢置丞相而無實權移於大將軍故昌邑之廢楊敞委隨而生死莫能自必東漢立三公而無實權移於尚書故陳忠因災異策免三公上書力爭言選舉誅賞不當一繇尚書兩漢之異丞相合而三公分然其權之上移於將軍下移於尚書同也晉之中書監猶尚書也唐之三省猶三公也宋以參知分宰相之權南宋立左右相而移

權於平章永樂以降名爲分任九卿而權歸內閣或分或合或置或罷互相爲監而互相爲因若其所以或治或亂皆非此也人不擇則蔽心不平則事礙天子不躬親而委撓之者非外戚則宦寺也使大將軍而以德選則任大將軍可矣使尚書中書而以德進則任兩省可矣丞相三公其名也唐虞殷周不相師也懲權姦而分任於參知下移於內閣惡在參知內閣之不足以擅權而懷姦也上移於大將軍而僅以寵外戚下移於內閣而實以授宦寺豈其名之去之哉實去之耳天子不躬親而日與居者媟褻之與奄腐不此之防徒以虛名爭崇卑分合之得失亦末

矣爲公輔爭名不如爭實其爭實也爭權不如爭道非躬
精親政而愼選有德皆末也嫈戒守心而翟方進賜死地
震而陳褒策免其時獨無天子乎
周之進士也雖云鄉舉里選而必貢自諸侯與卿大夫非
諸侯與卿大夫未有能達於天子者也已而大夫執政士
之仕也必於大夫非大夫未有能達於諸侯者也漢之辟
召自州郡公府非州郡未有能達於三公者也非三公末
有能達於天子者也魏晉之選衆中正司九品之升降非
中正未有能達於吏部者也隋設進士科而唐以下因之
益以明經學究童子諸科與太學上舍之選學拔歲貢之

士逮及任子掾吏皆特達而登仕籍士無不可自達於天子而猶有依附權門失身匪類隳其名節者此偷何所委咎哉周末之政在大夫也聖門之賢亢志陋巷顏閔而已冉有之失身季氏子路之失身孔悝夫豈有康衢之可繇而趨邪徑哉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無畇畇之隰則阪田雖确而不能已於穮蓘故自隋以上清直端潔之士限以地迫以時失身於鷹鸇之匪人而不免於公論之彈射士之不幸也古之不今若也楊伯起之剛方而諂之者以鄧氏故吏爲其罪鄧騭辟震而震不能辭時使然也崔琰之持正欲說閻顯立濟陰王不能見顯因陳禪以進說禪

不代遂猶以纇纍終身被斥擯受黜之辱召而不能辭時使然也夫二子皆有求路不可得之節而浮雲之翳白日滅輝自非潛龍屈蠖學顏閔而終潛德遭世末流亦將如之何哉後世貢舉法行舉主門生雖有不相忘之雅而一斥之於南陽念蕘之於江陵抗疏劾之而不以爲嫌然且有別託蹊徑以昰身邪黨者使當晉漢以上其不爲郗慮賈充之躬任弒逆者幾何也覽伯起子玉之始終爲之深悼而士可以不恤其身哉

人之至不仁而欲賴以爲寵人之至不祥而欲附以爲援天下之至愚成天下之大惡終陷天下之大刑其能免乎

人主即至愚且忍未有不欲其子爲天子者也其或有所廢者必有所立類皆私嬖妾寵庶孽而要亦授於其子安帝僅一子爾旁無孌庶年甫十歲性猶婉順而臧於宦寺忍棄之鐘下而不恤已之無苗裔此誠古今之至不仁者矣奄人之崇惡也毒螫善類攻異已以行私爾卽至傷及元良如伊戾趙高之爲亦陰有攀附仍不舍其君之子而但逞於一時王聖江京樊豐之猜狠懷忿於王男邴吉而怨及國本吾君僅有一子而敢摧折以瀕於死亡此誠天下之至不祥者矣而耿寶無知喪心失志而至不祥之人行至不仁之事臧古今至愚至忍之安帝賴其寵祿而附

險毒之衽妾以爲援帝死未寒寶先死於閻顯之手與豐豐而俱嘘嗚呼不可與爲父子者必不可與爲君臣不可與爲君臣者必不可與爲朋友寶也顯也京也豐也歧首之蛇還自相噬而閻后亦因以斃（按順帝雖納周舉之諫復朝閻后而數日後閻后輒崩其死於見逼可知史諱言之耳）不仁之尤不祥之甚未有能終日者也劉授劉熹馮石之爲三公緘默不言辱人賤行身遝鈇鉞而恥心蕩然矣

讀通鑑論卷七終